

目 送

1

整理臥房塞滿各式各樣衣物的抽屜時，突然在不易看見的角落裡，發現匿了一個東西，摸出來一看，是個黑色的盒子。

這只盒子，記得，似有，若無。

於是在一種莫名的興奮下打開了它，發現裡頭竟泊著一艘泛黃的紙船。

因此，回憶像是一位說書人，用著無法肯定的明、暗喻，喚起生命中，一些傷逝的青苔。

那時，秋天常常下雨，清靈中帶點微寒。

奶奶家住的是低矮簡陋的房子，簷下並無排水溝，加上也沒有鋪柏油，一下雨便會在屋簷下匯成一道水流，所以我經常和附近的孩子們，在那水道上放紙船，然後隨著雨勢或急或緩，讓船隻在或大或小的水面上更相競逐。

奶奶也會一邊燃香喝茶，一邊靜靜地坐在窗頭看著我們的比賽，由於奶奶的手巧，所以我的船總是最快最不易消沉。

賽後，我常會開心地拿著勝利的紙船去跟奶奶炫耀，殊不知奶奶為何會眼眶泛紅。

直到許多年之後，我才明白奶奶當時的淚，是因為寂寞地想起屋簷外的另一艘船啊！

2

一九三七年的天空，八方沉黯，氣壓很沉很低。鋒面堅持滯留在盧溝橋的上空。

因此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做預報，不是即刻，就是明日將會有一陣暴雨。

一位盲人，並不急著去避雨，卻待在橋頭咿咿啞啞地拉著胡琴，橋下的水與水激起了白色水花；橋上的風和雲正交代著八月十三日的一記蟬鳴。

那鳴聲，嘶鳴了一個民族；嘶鳴了一個個生離、死別。

不知名的樹，也默默地落下不知名的愁，而秋樹手札中的那場淞滬戰役，日本動員二十五萬人，中國動員七十五萬人，雙方打了近三個月，中國軍隊死傷幾近日軍傷亡的四倍半。

兵荒馬亂的家國，幸福在那「三月亡華」的狂言下，老早成了一個大窟窿。

十二月，日軍恃其裝備精良、兵種齊全，以及閃電戰術的優勢，攻陷首都南京。

一位男子，名叫林尚義，正值二十歲。

過去，他曾是個被母親呵護的少年。

今日，戰爭卻像突如其來的龍捲風，將一切綺麗給連根拔起。

於是，為了呵護妻子，為了呵護即將出生的孩子，他和許多的青年志士一樣，漸漸有一份明白，如月光瀉地，因此決定要共赴國難，加入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去抗日。

妻子知道了，整個人依偎在他的懷裡，說：「尚義，你一定要活著回來啊，我會等著你的。」

雖是輕柔簡短的聲音，卻彷彿有一道靈電通徹的光，直直地射進他的心中。

因此他用手臂溫柔的環住妻子，然後撫著她秀麗的長髮，拍她的背，眼睛亦由清晰轉而模糊：「現在的時局，已經到了為國盡力的最後關頭，為了妳，為了我們孩子的將來可以過得更尊嚴、更幸福，所以多一份力量，就能多打一個日本人，因此我必須挺身捍衛這塊經過千萬先賢所耕耘過的土地啊！」

之後，兩人是一陣沉默。

而妻子卻慢慢地將自己所有的衣服都褪盡，光著身子坐在牀沿上，腹部圓挺，兩手平放在膝蓋上，即使雙腿在微寒中微微顫動，表情依然平靜如潭，可是，眼中的淚水卻早已流滿臉頰。

他，不敢看她，縱使是以眼角餘光不小心地瞥見她的身影，都深怕自己無法遏止即將離別的情緒。

於是妻子，輕執著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腹部，說：「這是咱們孩兒的心跳啊！」

他趕緊用毯子包蓋妻子的脊背，然後俯下身，傾耳聽到胎兒強烈律動的心跳聲，這種感覺彷彿是來自天庭的另一端。

妻子迫切地問：「怎麼樣？怎麼樣？」

「跳得很好！」

妻子繼續追問著：「你喜歡男的？還是女的？」

「無所謂，男孩女孩一樣好。」他說。

妻子滿意地點點頭，又一次依偎在他的懷裡。
他也愛寵的攬緊她，不再說話，然後，緩緩淌下淚來。

過了許久，他像是記起了什麼東西似的，匆匆地跑回房裡東搜西尋。
一對瓷器做成的鴛鴦香爐，驟然出現在妻子的眼前，上面還附著一張小卡：

祝尚義、夢筑：

白頭偕老，永浴愛河！

爸爸賀。

「還記得嗎？這是父親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，希望我們的感情可以恆溫不熄。上頭的鴛鴦，從沒有形單影隻的，因此中國人常用來象徵成雙成對的夫妻。乍看之下，兩者像是各自獨立的個體，腹中卻有一點靈犀相通，點火之際，最容易顯現出來。」

「這對鴛鴦，就像我們的感情，每經過一次燃燒，就會靠得越緊，在紛亂的塵世間，烽火不足以使我們殉情，因為我們的愛情是立於無垠的肩上，所以在火煉中，牠們不老！我們也不老！」尚義深情地說。

夢筑覺得，天地即使在一剎那間毀滅殆盡，而自己，或許也會變成碎玉殘瓦，但，胸中的愛，便讓人聽不到一聲嘆息。

翌日，屋外長長的路上被落下的大波斯菊淹沒，彷彿是一大片黃色的花海。
妻子站定身子，雙手撐著肚皮，堅持要一起共走一段路。

回憶，像燈下的影子，一直在擴大，而人，一直在縮減。

妻子若有所思地喚了一聲：「尚義。」

他隨著聲音轉過頭去，靜靜地注視著她，心裡湧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。

他堅信著，只要更努力，總有一日，秋天和冬天一定會過去，春天，會真正的來臨。

最後，他還是離開了，帶著妻子親手摘下的大波斯菊離開。

而夢筑，只能目送他漸行漸遠的背影，直至消失在路的另一端。

3

次年，尚義在中山艦上接到妻子捎來的一封信，說是生產順利，既生男孩，也生了女孩，是一對雙胞胎。

一家人都在故鄉，等著。

十月下旬，爆發武漢保衛戰。

國民政府因此決定撤守武漢而西遷重慶，以空間來換取時間。

總司令部將海軍剩餘的兵力重新調配。中山艦被編入第一艦隊，為艦隊中之主力艦，擔任保衛武漢，及武漢與江西湖口間之佈雷運輸任務。

二十四日，上午六時三十分。

中山艦由金口移錨至峙磯山時，因水流湍急，改移錨至金口上游約一哩處。由於連日以來，每天都有日機前來空襲，但幸未命中，所以薩師俊艦長下令要大家提高警覺，隨時備戰，以迎擊來犯的敵機。

由於雙方實力懸殊，中國軍艦無法與日本海軍進行正面作戰，大多是在日機的攻擊下被動應戰。

薩師俊艦長也很清楚，中山艦在這樣的形勢下作戰，人、艦都很難倖免於禍，因此薩師俊艦長已作好了與船艦共存亡的準備。

消息一出，尚義無語地站著，即使看不清身旁每一個人的臉，卻深深地感覺到那是一個共同的神情。

那神情，在關公的紅臉中看過，在岳飛的背上看過，在文天祥的正氣歌裡看過，在久遠的歷史長河內看過。

那一刻，那樣的神情，自歷史的長河淌入每個人的心中，然後鑄在深深的牌坊上。

那是一種真情，比美更深刻。

那是站在苦難卻猶未殞身的一種堅持。

忽然，有人將國旗緩緩地自船桅上撐起。

許多人都仰起頭來看那在風中緩緩揚起的國旗，那旗，美得驚心，美得教千千万萬萬人低首默禱。

一位義憤填膺的青年士兵跳到甲板上，高喊：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兩顆淚珠，隨即從他的臉頰流下，最後滑落雨裡，摺入海中。

歎息的風，將衣服單薄的尚義，從內到外，又從外至內乾洗了好幾遍，但一把烈火，卻燒得他的心窩熱烘烘。

於是他踏著腳，開始高聲地唱歌，眼中也飽含著淚水。

這淚，是民族的愛所激盪的淚。

這淚，是報國的心所洶湧的淚。

衛國的血淚流過了，在家國有戰事的時候依然會不惜的再流。

他真正地感覺到，中國，是所有中國人熱愛的中國。

中國人的不可輕侮，不可任意的踐踏，不可任意挨刀！必要的時候不惜一戰，縱使遍野橫屍，也不會稍有顧惜。

上午九時十分左右。

中山艦首先發現一架日軍偵察機，疾速朝金口江面飛來，在船艦上空盤旋。待其進入火力射程，薩師俊艦長立刻下令炮擊，敵機隨即升入雲端，遠遠遁去。

於是薩師俊艦長預感一場惡戰即將爆發，下令全艦官兵嚴陣以待，準備戰鬥。

十五時十五分。

艦上的旗兵緊急報告：有六架日本水上輕型轟炸機，自金口上空飛臨，以一字貫陣式，成轟炸隊形直向中山艦攻擊投彈。

江面上頓時騰起沖天濃煙和巨大水柱。

薩師俊艦長一聲令下，火炮齊發，交織成嚴密的防空火力網，敵機不敢低飛俯衝，而是在較高的空域裡飛行，投彈轟炸。

中山艦開足馬力，在江中蛇行前進，躲過敵機的攻擊。

激戰間，艦首高射炮因發彈過熱，發生卡殼，左右兩舷機關炮也突發故障。防空火力網出現空隙，敵機趁機向艦面俯衝下來，輪番進行轟炸，一時濃雲四合，砲聲密如炒豆。

剎那間，艦尾左舷中彈，舵機操作失控，轉動不靈，無線電房電板震碎，電信不通，後鍋爐艙也被炸毀，因此江水湧入，艙體漸向左傾。

炸彈繼續如雨點般傾瀉而下，整艘軍艦籠罩在滾滾黑煙中，幾名炮手也壯烈犧牲。

一顆炸彈就落在指揮臺附近，尚義的耳朵頓時失聰。再回過神來，睜開眼，同伴的頭、腿和手，被炸成碎塊。

薩師俊艦長則倒臥在血泊中，右腿被炸飛，左腿遭巨創，左臂亦受重傷，遍體血肉模糊。

即使如此，薩師俊艦長依然忍著劇痛，強打精神，奮不顧身地指揮戰鬥，敦囑大家要堅守崗位。

全艦將士一面英勇反擊，一面組織力量堵塞破損艦體，並設法將軍艦駛向擱淺處。

而敵機則持續投彈掃射，艦上官兵死傷枕藉。在火炮又無法發射的情況下，使用機槍和步槍對空射擊，決心與軍艦共存亡。

當艦體逐漸下沉，尚義決定要以舢舨先將薩師俊艦長載上岸去治傷，但他卻堅持不肯離艦，且義正詞嚴地說：「弟兄們盡可能離艦就醫，我，身為艦長，受

國家所賦予重任，革命軍人臨危授難，應與艦共存亡，以身殉職報國，不能率先離艦。」尚義和在場的官兵弟兄們聽了之後，都不禁為之動容。

不久，艦體將沉，尚義和副艦長呂叔奮，乃強掖著薩師俊艦長下舢舨，但敵機窮追不捨，對舢舨瘋狂地掃射，薩師俊艦長頭喉間被彈片擊中，當場血流如注而殉難。

水，在船下流著，而淚，在船上流。悲鬱不斷如藕絲，卻注不盈貪婪者的胃。

十六時三十分。

艦體逐漸向左傾斜至四十度，隨即轟然一聲巨響，水柱衝天，一代名艦，也因傷過重，葬於滄海。

許多犧牲成仁的志士，許多生離死別的眼淚，亦凋於蒼茫的暮色裡，不帶走一片雲影。

4

尚義離開之後，就像遠去的水紋在風中了無消息。

夢筑便獨自與那悲戚的歲月拔河，為了兩個孩子，她總是必須用力地多拉一點。

不久，夢筑也背著兩個娃兒離開家鄉去避難了。

庭院深深的古宅，馬蹄達達的老街，對當時的夢筑而言，就像再挽也挽不回的一丸夕陽；再攀也攀不著的一彎月亮。

無論天狗如何追，愈來愈深的寂寞裡，只剩下一縷牽掛，似久斷又似相連，一端繫在海那邊，一端掛在心這頭。

黯然的天空，有雲飄過。

夢筑抱著孩子，把圍巾繞在孩子的脖子上，迎風露出來的小臉，像極了北方的蘋果。

雲，默默地推移著，殊不知淚水將落在何處？

在艱辛的逃難路上，斷掉的頸鍊、撕裂的書籍、散亂的行李、甚或孩子所僅有的一隻鞋，都是可以遺棄的。

惟獨抱在懷中的孩子，不行；惟獨藏在懷中的一封信，不行。

即使紙的紋路那樣的，皺褶；顏色那樣的，蒼老。

因為那是尚義從中山艦上所寄來的一封家書。

筑：

今日戰況更趨惡化，人的生死是不能料想的，每思及未見慈母，便痛心疾首！

我個人是抱著與寇死戰的信念，期望上報國家與領袖，下答人民與鄉親。我很感謝妳對我如溫潤的一塊玉，明知我不能停留，卻心甘情願地等著我，這將我剛毅的心也給融化了，甚至感動到為妳流淚……因此，我不敢隨意地辜負妳，我的心將永遠地鑄上了我對妳的眷戀，至死猶未能止……。

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我還能繼續為這社稷付出，直到讓我吐盡最後一口氣方休。這已是最後的請求了……此刻，我的人生裡已沒有多餘的奢望了，我的心是寧靜致遠的……。卸下一身戎裝，只是一個質樸的庶民，盡我報效家國的赤誠。……幼子望養育之，夢筑吾妻，今永訣矣！

義手筆

信中的字字句句，將夢筑的眼淚哭成迷離雨季，一下，就是一輩子。

在這淒艷裡，只有一艘信紙摺成的紙船，翻著漣漪，滾著洪波，從砲火中划啊划，一路划進用哀思砌成的泊岸。

當前面的人，如薪柴般，一波又一波地餵給了砲火，抗戰終於勝利了。

然而，這喜悅，並沒有維持太久。

四年後，在南京和上海的碼頭上，正搬演著一幕幕最俗艷和最悲涼的畫面。

國民政府的黃金、故宮的古物、央圖的典籍和歷史檔案，紛紛地坐上了駛向台灣的船。

很多人露宿等船。即使船來了，卻在擁擠中掉進海裡。有些上了船，卻仍然到達不了彼岸。

看著如此的景況，令夢筑不禁悲傷地聯想到：

曾經，和丈夫是在同一塊土地上長大。曾經，在這裡，輕輕地鬆開了他的手。

一場山河遽變，夢筑不是杜甫，無法用格律來修補，因此選擇和大家一起離家，覓尋另一條坦途。

六十年後，當奶奶再跟我細說起這段蒼茫的少年往事時，她的眼淚簌簌地流個不停。

窗外裹著橘黃外衣的夕陽，彷彿在天邊凝結成一滴心血。

而吸進肺裡的空氣，明明是無色無重的，吐出的二氧化碳，卻成了一圈圈，

沉甸甸的灰藍，睡在我們的四周。

5

一艘泛黃的紙船，在眼前，靜靜地繞我而轉。
氣象報告說，屋外的雨，還可能持續一陣子。
望著人們無心所留下的水印，不禁使我想起和良平相遇的那一場雨。

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，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所帶來創紀錄的雨量，造成南部地區，發生嚴重的水患及土石流。其中，高雄縣甲仙鄉的小林村，更導致數百人慘遭活埋。

在收到救災通報之後，當時仍在服役的良平，馬上進駐災區去援救。

到了那裡，所見一片狼籍，全部的人幾乎都浸泡在水中，指揮官早已乘著膠舟前往災區去指揮救援，耳畔盡是災民的悲悽，從眼底望去，幸福是一座美麗的蜃樓。

良平的家，雖在災區の後頭不到二公里處，但他在第一時間知道家人一切安然無恙之後，認為自己留在部隊裡，與大家一起深入災區救援，其意義遠超過於獨守著家人，即使心裡仍擔憂牽掛，但還是用盡全力地和大家一起執行救援任務。

有人搭設倍力橋，也有人穿上防護衣去協助挖掘遭到活埋的罹難者。

儘管，大家的聲音早已沙啞，眼裡已佈滿血絲。即使，在救援的行動中，生了病、受了傷；即使，在穿越川急的河水中跌倒了、驚險了。

良平還是告訴自己要挺起胸膛，再爬起來。

因為這不僅僅只是任務必須去貫徹，更是一種對於受難土地的體恤，對於苦難生命的敷慰。

或許就是這種信念支撐著，所以當大家都要放棄搜救的時候，他深信再多留一天、苦一點，也許，傳說的奇蹟，就會降臨。

夜裡，良平聽到一陣狗的哀嚎聲。

於是他拎著疲憊的身子爬了起來，拿起手電筒到外頭去巡視。

結果，看見一隻狗的腳上淌著血，卻仍目不轉睛地盯著他，本想去拿醫護箱來替牠包紮，結果這隻負傷的狗居然跛著腳直往另一方向跳去，不時還回頭看了看良平。

好奇心的驅使，使得他毫不遲疑地跟了上去。

就在狗兒的引領下，他赫然發現，在距離自己不到二公里的前方，有一位年

輕女子昏迷在石礫堆中，於是他趕緊衝上前去，並以手機聯絡弟兄們前來協助，才順利地將當時的我，送往山下的醫院進行急救。

隨後，良平的救援任務也暫時告一段落了，於是他在那陣子常來探視我。

「阿兵哥啊，謝謝你這些日子對我們家珮如的關心，她每天都很期待你來探望呵！」奶奶說完後，只是神秘地微笑著。

「唉唷，奶奶，您又在那裡胡說些什麼呀！……。」話才說完，我的臉上隨即開出了兩片櫻花。

良平聽了之後，神情有些迷醉，心裡暖烘烘的，對於愛情的憧憬，將一身剛毅的墨綠，也褪成神祕的緋紅。

隨著傷勢的逐漸復原，良平和我的感情也逐漸地加溫。

那年的生日，良平知道我喜愛看海，所以特地開車載我來到了海邊。

海風迎面吹拂，嗅著沿途不知名的花草香，望著天際群群歸鳥，浪花圈住赤裸的雙足，便有一種無來由的平靜與喜悅。

在海邊，我才可以將自己當成是永遠長不大的女孩兒，擁著艾莉絲般的奇想；才可以盡情地依偎在良平精實的胸膛裡，就像奶奶的香爐上，那對交枕的鴛鴦。

黃昏的海，宛若妝飾得宜的寵姬，有一張美麗的酡顏。

望著那張美麗的臉，良平像是記起了什麼東西似的，驟然地，在我的面前站了起來，一邊往車子的方向跑了過去，一邊大聲地嚷著：

「妳先坐好，千萬別走開喔，我很快就回來了！」望著他轉身離去的背影，我竟然有種落寞的感覺。

好在良平很快就回來了，望著他神秘的表情，讓我馬上就忘了剛剛湧上的不安。

「這是要送妳的禮物……」他把手上的小盒子遞給我。「生日快樂！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嗯，妳不拆開來看看嗎？」

「好啊……。」於是我小心地將包裝紙卸除，發現裡面是一條銀製項鍊。

上面鑲有兩張臉，分別朝不同的方向。

「祂是羅馬門神 Janus。年青的臉是看向未來，老臉是朝往過去。我認為，每個人都有好與壞的兩張臉，倘若真正愛一個人，就要將對方的全部都包容，如此才算完整。」良平真誠地說。

聽了良平的話之後，不知怎麼地，淚水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滑。

「這麼感動喔……，我，……還有一樣禮物要送給妳呢！」良平爽朗地說。

「哦，……。」我趕緊擦乾眼淚。

「妳看，這本畫冊，是我打從第一次見到妳時，便習慣性地在隔日醒來之後，描繪著妳當天的神情，不論是喜是悲、是無奈還是寧靜……。如今，畫著畫著，果真也將它給畫完了，所以我現在將它送給妳，希望妳能喜歡。」

望著良平，我雖然笑了笑，眼淚卻依然竄出眼角奔流至唇邊。

那時的他，神情非常的輕鬆，笑容雖淡，卻洋溢著滿足。

於是，我們一起坐在岸邊聆聽著海洋的心跳，聽著聽著，竟忘記了時間的流逝，一回神，二〇〇九年過去了，二〇一〇年也過去了。

6

現今，是充斥著世界末日預言的二〇一一年。

不變的是，我和良平一如往常，會在週末的時候約會。

眼前這座喧囂的城市，正閃爍著霓虹，一位工人正設法將百貨公司的一塊大招牌給拆下來。

那是我們經常牽著手走過的一家百貨公司，總以為那塊招牌會一直存在下去，此刻他們即將把招牌給拆除了，我們，卻坐在那家百貨對面的餐廳裡，一邊用餐，一邊欣賞著。

也許，人生中的許多無奈，就像百貨公司無法守候著這塊招牌一般。

餐用到一半，忽然，良平看見窗外一位穿著高跟鞋的女子，她的皮包就在大庭廣眾之下，被一名男子給搶走了，因此正義感強烈的他，第一時間便毫不猶豫地衝了出去，只留下未吃完的培根焗烤飯、一杯奶茶，以及還來不及抓住他的手的我。

時間靜靜地流過，不知過了多久，餐廳的客人一波一波地游來，又一波一波地游去，良平卻像一尾漏網之魚，始終不見身影。

因此我的心裡開始不安、開始後悔了，不應該就這麼輕易地讓他離去的。

這時，沉默的手機顫抖了起來。

是良平的號碼沒錯，但那頭，傳來的卻是一位陌生男子的聲音。

「喂，妳好，請問是沈珮如小姐嗎？」對方很客氣地詢問著。

「嗯……我是，請問你是？」不祥的情緒越來越高漲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是莊警員，良平正在『護生醫院』，請妳馬上過來一趟。」
在趕往醫院的路上，我的視線開始模糊，於是拚命地忍著，絕對不讓眼淚掉下來。

當我來到了醫院，良平的家人們也陸續地趕來了。
負責此案的警員，正慷慨激昂地談論著事情的經過。他說：
「那位竊賊，專挑穿高跟鞋的女子下手，欺負她們跑不快，就此將錢包給搶走，用來支付自己晚上去夜店泡妹的龐大開銷，真是可惡至極！」
「況且，他幾乎抓到那個竊賊了，只是不幸遇上一個酒駕的渾蛋！」

突然，我覺得心好痛、好痛，於是放聲大哭，而且越哭越悲傷。
「良平啊……你動一動，眨個眼睛說說話，……我們的約會還沒有結束啊，良平……。」

他的媽媽輕拍我的背安撫。
而他，始終沒能再動一動，也沒能再張開眼睛和我說話。

一個月後，良平走了。
在他的葬禮上，除了親人之外，我是哭得最傷慟的一個。
火葬場的爐門前，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屜，徐徐地向前滑行，然後闔上。
天空又開始飄雨了，秋天的涼意也隨著楓紅又更厚了些。
於是我撥開額前濕潤的頭髮，深深、深深地凝望著，盼望記住這最後一次的目送。

忽然，我有一種體悟。
曾經，爺爺為了愛國而犧牲，換來了國家民族的平等與尊嚴。
而今，良平為了正義而犧牲，換來了社會秩序的諧和與安定。
我們所有的人，彼此之間都有關連，就像你無法將「連繫詞」給分開來看一樣。

同一時間，一位獲得良平的眼角膜移植而重建光明的男孩，正踏出了醫院，雖然一抬眼，看見的是灰雨的天空，但他依然無懼，昂首闊步地邁出了他渾圓完美的第一步……。